

『重庆市南岸区历史文化系列丛书』

南岸区政协 主编

开埠文化考索

KaiBukWenHuaKaoSuo

翻阅卷帙浩繁的开埠史籍，
踏迹风貌尚存的法国水师兵营、立德乐洋行、
慈母山教堂等开埠旧址……，
大量史实证明：南岸是重庆开埠的门户和前沿阵地。

.....
将南岸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的窗口、
全国宜居环境的典范”，
迫切需要深入挖掘厚重的开埠历史文化底蕴。

『重庆市南岸区历史文化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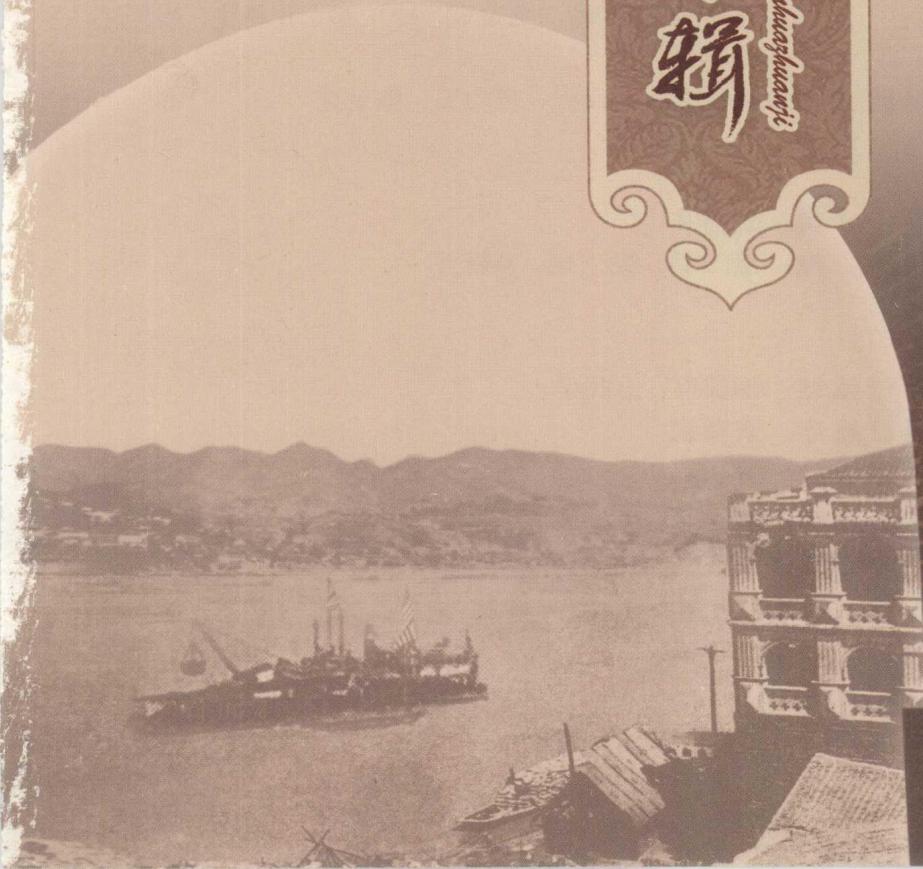
南岸区政协 主编

开埠文化专辑

Kaibuwenzhijuanji

翻阅卷帙浩繁的开埠史籍，
踏迹风貌尚存的法国水师兵营、立德乐洋行、
慈母山教堂等开埠旧址……，
大量史实证明：南岸是重庆开埠的门户和前沿阵地。

.....
将南岸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的窗口”，
全国宜居环境的典范”，
迫切需要深入挖掘厚重的开埠历史文化底蕴。





南岸区《开埠文化》专辑 编审委员会

顾 问：夏泽良、向先全、刘宝亚

主 任：黄昌林

副 主 任：杨才明、童 强、彭学毅、马 勇、时 玖、曾扬华、
李 伟、龚小雪、夏明宪

编委会成员：周万里、陈 军、聂 东、赵安全、胡荣伦、姚益强、
余明贵、邓 艺、李永文、朱浩源、曹庞沛、张 毅、
李华明、钱伟弘、张晓耿、冷 静、岳精柱、颜其位、
方扬学

特邀人员：张世荣、江红玉、曹均绵、陈金秀

主 编：黄昌林

副 主 编：童 强、张 瑾、薛新力

责任编辑：颜其位、方扬学

封面题字：魏功钦

封面设计：曾扬华

摄 影：张 毅、陈 军

校 对：林登华

遗址位置示意图

遗址位置示意图





目 录

序言

7

被迫开埠——门户洞开

重庆开埠前的经济与社会	胡道修	13
英国如何强迫重庆开埠	隗瀛涛	周 勇 24
重庆开埠的地标与见证——王家沱的来历	曹庞沛	35
重庆南岸王家沱如何变成日本租界	朱浩源	42
南岸王家沱日本租界考	李文元	60
领事馆的设立——帝国主义政治势力的侵入	隗瀛涛	周 勇 70
重庆海关与南岸	朱浩源	74
帝国主义对南岸的侵略及南岸人民的反帝斗争	谢刚云	彭华益 81

通航通商——洋货舶来

要通商 先通航	朱浩源	90
川江航权的丧失	隗瀛涛	周 勇 107
川江上的中外商业竞争	张 瑾	112
王家沱日租界和收回租界的斗争	朱浩源	120
南岸民族资本经济的发生和发展	唐元龙	145

开埠时期设立在南岸的外国洋行	姚益强	158
工厂的设立——资本输出的开始	隗瀛涛	周 勇 184
四川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森昌泰洋火公司	杨济光	张理元 187
王家沱日租界中的又新丝厂		孙开渝 189
重庆肠衣出口实业的兴起		芭 绿 193
重庆羽毛厂生产、出口概况		田 稼 197
裕华布厂与尹少白		曾时中 200
铜元局的由来		陈文全 202
外国人与重庆地方的矿权之争		张光明 203

全面渗透——社会嬗变

宗教文化侵略的新阶段	隗瀛涛	周 勇 207
外国传教士何时进入重庆		张光明 214
一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情结		金 路 216
南岸区宗教与开埠文化		陈思成 221
从创建到抗战前夕的重庆广益中学		毛宝权 231
重庆精益中学、文德女中	蒋文权	谭远松 247
贝医生：一位美国医学传教士在重庆		Nicole Elizabeth Barnes (美) 255
开埠时期创建的重庆仁济医院	谢亚江	林 劲 262
重庆开埠，近代商业文明萌生与“渝商”雏形的形成		魏 名 266
活跃在重庆开埠时期的洋买办		张晓耿 268
王家沱日租界社会风云录		曹庞沛 273
第一次战胜外国人的重庆足球队		唐元龙 286

超越历史——洋为中用

重庆开埠后自然经济的破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隗瀛涛	周 勇 289
----------------------	-----	---------



开埠通商与重庆城市兴起	何一民	298
开埠通商与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陆远权	313
重庆的英伦印记：纵览共同的历史	倪艾兰（英）	318
重庆开埠——南岸变成重庆最开放的新城区	方扬学	323
传承南岸开埠文化	钱伟弘 冷 静	329
南滨路立德乐洋行旧址将建重庆开埠博物馆	聂 飞	335

序言

继去年《大禹文化专辑》出版之后，南岸区历史文化系列丛书之二《开埠文化专辑》，今天和读者见面了。洋洋 20 余万字的《开埠文化专辑》，让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的阻隔，回到 100 多年前，1891 年 3 月 1 日，重庆海关成立运作，标志着在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欺压下，重庆从此正式成为我国西部第一个被迫设立的商埠。管窥那段尘封的历史，禁不住感慨万分。

历史上南岸行政区和名称几经变迁，但重庆城长江南岸的沿江狭长地带始终是南岸区的主体。或许是天赐南岸几十公里的江岸线，注定了以通航通商为特点的重庆开埠，必然与南岸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翻阅卷帙浩繁的开埠史籍，踏迹风貌尚存的法国水师兵营、立德乐洋行、慈母山教堂等开埠旧址……，大量无可争辩的史实充分证明：重庆开埠肇始于南岸，南岸是重庆开埠的窗口和前沿阵地。

为了充分展现这段历史，本书在编撰结构上精心策划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被迫开埠——门户洞开”，主要是从政治方面，介绍重庆开埠的历史背景、与英日签订的开埠条约和外交机构、海关的设立等；第二部分“通航通商——洋货舶来”，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详细描绘了开埠引发的大量经济变化，包括川江通航斗争过程、王家沱日租界的历史、近代洋行情况、近代工厂情况、进出口贸易状况等；第三部分“全面渗透——社会嬗变”，主要从宗教、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等方面，阐述重庆开埠给南岸带来的全面影响，包括教堂、学校、医院、社会组织等等，导致社会嬗变转型，由封建社会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第四部分“超越历史——洋为中用”，首先论述了重庆开埠的历史影响，然后对开发保护日益减



少的开埠遗址提出了设想，期望重庆开埠文化能得到今人、后人的了解、借鉴和传承，超越历史。为凸显南岸在重庆开埠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本书的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可用性，本书作者、编辑花费了大量心血，几易其稿。当你读罢全书，相信会对开埠历史时期的南岸（约1891年重庆海关成立——1937年抗战前后）留下如斯文化印象：

——设立西部第一个海关，通商通航船舰多。1891年3月1日，我国西部第一个海关在重庆建立，标志重庆正式开埠，成为西部第一个商埠。重庆海关的验关点（两个验关固船）就设在南岸玄坛庙狮子山下，所有验关业务都在南岸玄坛庙狮子山完成，被称为重庆海关外关。海关划定了11处为来往船只的泊位，其中，长江南岸就有8处：黄桷渡、盐店湾、龙门浩、羊角滩、狮子山、施家河、王家沱、窍角沱。1899年5月7日，入侵川江的英国军舰山鸡号、山莺号驶抵重庆，第一次停泊于南岸狮子山海关固船近旁，随后入侵重庆的38艘军舰中，就有34艘泊于南岸沿江码头（其中，英舰泊龙门浩，法舰泊弹子石，美舰泊龙门浩瓦厂湾、玄坛庙，日舰泊王家沱），南岸成了停泊外舰最多的地区。1902年，法国海军军官虎尔斯特在重庆南岸建立了法国水师兵营。

——建立西部第一个租界，反租界斗争此起彼伏。《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在南岸王家沱强设租界，这是中国西部唯一的一个外国租界，也是日本大肆侵略中国的西部桥头堡。日本取得王家沱租界后，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横行霸道；日本水兵经常酗酒闹事，赤身裸体窜扰四乡，奸淫妇女，抢夺民财，对华人凌辱、毒打，从而激怒了南岸及全市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重庆100余社会团体联合成立重庆市反帝大同盟，并发表宣言，工人、学生、商民，不断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王家沱日租界。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重庆军政当局于1937年接管了王家沱日租界，展示了重庆和南岸人民的革命精神。

——近代洋行云集。在重庆开设的外国洋行总共有 50 余家，其中地址设在南岸的占了“半壁河山”。英国冒险家商人立德乐开立的“立德乐洋行”，是南岸最早设立的外国洋行，行址在龙门浩新码头 34 号，经营土产猪鬃、山货和舶来洋货等进出口贸易。“太古洋行”于 1891 年成立，仅次于立德乐，经营航运、山货、保险等进出口业务。“隆茂洋行”是 1900 年英商开设的一家大型洋行，在南岸龙门浩一带修建了办事机构、仓库、货栈和厂房、码头，经营范围比立德乐洋行更广。还有“聚福洋行”、“美孚洋行”、“卜内门洋行”、“白理洋行”、“新利洋行”等等。

——近代工厂林立。重庆开埠以后，南岸民族资本经济发展迅速，是重庆民族资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火柴业、棉纺织业、猪鬃肠衣皮革羽毛加工业、机械制造业、矿业、山货业等等，门类繁多。如，1891 年，四川商人卢干臣就在南岸王家沱建立了森昌泰自来火厂（生产火柴），它不但是南岸的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也是重庆和四川近代的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1908 年，由四川总督锡良倡办的官商合办企业重庆铜元局（当时系厂名而非地名），引进英国和德国机械设备各一套，制造铜元（货币），是重庆的第一家机械工厂。1931 年，南岸大佛段建成重庆第一家机械棉纺厂——民康纱厂，有纱锭 1000 余枚，是重庆机械纺纱的开端。

——外来文化活跃。伴随开埠，大量外国传教士、文化人涌入南岸，他们为传播所谓西方文明，在政治经济活动之外，还开办了 1 所医院（仁济医院）、2 个教堂（鸡冠石慈母山天主教堂、上新街马鞍山基督教堂）、3 所学校（广益中学、精益中学、文德女中）。1896 年 10 月创立的重庆仁济医院（1953 年更名为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1996 年恢复原名），仅比重庆第一家西医医院——重庆宽仁医院（现今重医附二院）晚四年，首任院长是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遣的英籍医师樊立德（DR. WOLFENDALE），直到 1939 年，担任院长的还是外国人——加拿大医学传教士梁正伦（ALEXANDER STEWARTALLLEN），而开办之初的医疗环境很糟糕，医院分“男院”、“女院”，男女分



治。天主教慈母堂位于南岸区鸡冠石观音山麓，这里作为天主教重庆教区神学院所在地，先后创办天主教大、中、小修院，培养学生350余人，其中80余位学生先后荣升神父；罗马式建筑风格的教堂也堪称一处不错的旅游景点。位于文峰塔下的重庆广益中学，一直是重庆开埠时期最负盛名的西式学校，也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公谊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创建，1925年2月，10年前该校毕业的杨芳龄先生担任第一任国人校长，第一次在开学时降下了英国国旗，升起了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旗；杨芳龄先生不仅担任广益中学校长，还兼任重庆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在繁重的事务下，他仍将广益中学办成了“江巴学校之冠”。由1912年创建的华英小学演变而来的精益学校和1914年创建的文德女中，都是教会开办的，两校1937年后合并（即现在的重庆11中学）。

重庆开埠通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做后盾，打开他国大门，签订不平等条约，开辟新的殖民地，占领国外市场，掠夺财富。一段重庆开埠史，何尝不是重庆的一段屈辱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受欺，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痛定思痛，开埠让人警钟长鸣：只有加快发展，自强不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唤起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本书编者期望收到这样的效果。

开埠通商的另一面，则是加快了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引发了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新变化，城市建设也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平台，客观上推动了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和对外开放。以川江航运为例，伴随立德乐驾驶“利川号”探航川江成功，川江运输进入“蒸汽机”时代，机动轮船速度快、载量大的强大优势，让靠纤夫拉的木船运输无法相比，重庆到宜昌因为“蒸汽机”船运货，货物的进出量猛增，重庆贸易兴旺发达；再以洋行为例，洋行进入重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机器设备，以及崭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如计件工资制、退休金等，带来了闹钟、洋火、洋布、洋碱等从未见过的新商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开办医院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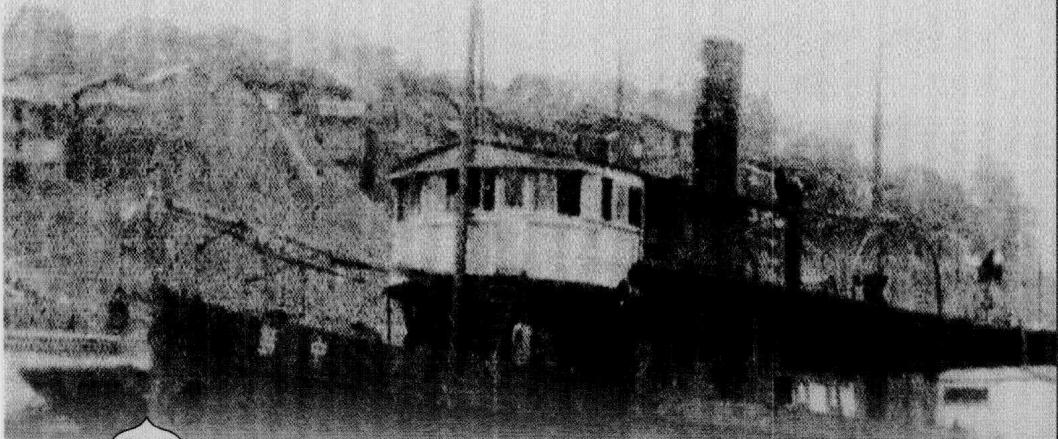
西医西药，开办学校，传授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这些，对地处内陆、封闭保守的重庆，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所谓开埠，说到底就是一场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交汇，因此而衍生出来的新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统称之为广义的开埠文化。南岸是重庆开埠的门户、基地，开埠文化丰富多样，构成南岸历史文化很有特色的一页。当前，我区提出了“国家中心城市的窗口、全国宜居环境的典范”两大目标定位，建设“五个南岸”，迫切需要深入挖掘深厚的开埠历史文化底蕴；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迫切需要切实保护好开埠遗址、建设更好的人文环境。

编辑本书，一为“存史”，忠实地记录南岸开埠历史，使之得以保存传承；二为“资政”，挖掘南岸历史文化资源、宣传南岸历史文化资源，希望对南岸的发展有所助益；三为“育人”，期望开埠文化给所有人以启迪，激励人们奋发图强。

本序即将结束的时候，想起了广益中学操场上那口斑驳的铜钟：1933年的一天，停泊在南岸王家沱的英国福康号战舰上的水兵们以福康号足球队的名义，与重庆广益中学足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地点在黄桷垭该校足球场。结果广益队以7比0赢得胜利。赛后，福康号将一只铸造精良的铜钟作为礼物送给了广益中学。而今，这铜钟成了中英足球史上的一段佳话；铜钟声声，勾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无尽遐想：铜钟如警钟，随时警示我们要——自强不息、开放进取！

南岸区历史文化系列丛书编委会
2010年10月



被迫开埠——门户洞开

- 重庆开埠前的经济与社会
- 英国如何强迫重庆开埠
- 开埠文化地标——王家沱的来历
- 重庆南岸王家沱如何变成日本租界
- 南岸王家沱日本租界考
- 领事馆的设立——帝国主义政治势力的侵入
- 重庆海关与南岸
- 帝国主义对南岸的侵略及南岸人民的反帝斗争

重庆开埠前的经济与社会

胡道修

19世纪后半叶，重庆在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地位究竟如何？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为什么会选中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区域的首要开放地区，以武力威胁强制清政府将重庆开辟为通商口岸？重庆为什么在20世纪能迅速崛起？本文从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说起，通过对川江航运与重庆经济、重庆与周围地区的贸易往来、重庆城乡手工业、商业贸易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逐层剖析，对重庆开埠前的清代中后期重庆城市经济与社会状况作一窥探，以利于广大读者对重庆开埠的历史背景有更好的理解。

一、川江航运与转口贸易的大发展

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长江在四川、重庆境内有近千里可以通航，以重庆为枢纽，直接沟通了奉节、万县、忠县、涪陵、江津、合江、泸州、南溪、宜宾以及金沙江下游、云南东川以北地区。以此为主干，川江在涪陵接纳乌江，在重庆主城接纳嘉陵江，在江津接纳綦江，在泸州接纳沱江，在宜宾接纳岷江，从而使重庆与四川盆地广大经济发达地区血脉相连。尤其是四川盆地内流域面积最大、通航里程最长的嘉陵江，在800公里长、16.3万平方公里的嘉陵江流域内，连接着川北的合川、武胜、南充、蓬安、南部、阆中、苍溪、剑阁、广元以及陕南、甘南地区，其支流涪江和渠江又分别连接着川西北的潼南、遂宁、蓬溪、射洪、盐亭、三台、中江、绵阳、江油，川东北的广安、渠县、达县、平昌、通江、巴中、南江等广大地区。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只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地理优势要转化为经济优势还有赖于川江及其大小支流航运的开拓、长江沿线间经济交往的发展、盆地内尤其是中东部嘉陵江流域地区商品



经济的活跃。

中唐以前，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关中及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川中、川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逐渐成为四川的最重要的粮棉麻丝产区。

到宋代，川峡四路（四川）已经成为中国西部最发达的经济区，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日益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其政治中心也由偏西的长安、洛阳东移到开封、北京、临安（杭州）一线，而依靠大运河同经济重心区相连接。北宋中晚期，随着嘉陵江流域与外部经济交往的增多，随着川江水运的发展，重庆的川江枢纽地位逐渐成为现实，地理优势日趋明显。宋代四川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长江、嘉陵江水运的兴起。频繁的水路运输使重庆到南宋已发展成为“两江商贩，舟楫旁午”的集运输出大港。经重庆转运的大宗物资主要有布帛、丝绸、粮食、食盐、药材等。宋在四川所征布帛，宋初每年达百万匹，至真宗“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川西地区的都集中到嘉州，由水路经重庆转运至江陵。宋朝每年在四川征收和购买的丝绸亦在百万匹以上。宋代在梓州路征收、购买的布帛、丝绸则通过嘉陵江经重庆转运江陵或川南少数民族地区。南宋绍兴年间， $\frac{1}{3}$ 的军粮仰赖于四川，每年调运川粮达 150 万石，其中大部分运往秦岭一带的川陕前线。川西、川南嘉、眉、泸、叙诸州民所输粟米，由长江运至重庆，再溯嘉陵江而达合州，储于设置在此的转船仓，然后陆续水运至利阆一带而最后达于川陕前线。川盐主要产于东川、夔陕一带，成都府路主要食用梓州、大宁盐和山西解盐。神宗熙宁年间，解盐岁运西川 10 万席，由山西陆运至利州，然后通过嘉陵江运往川西各地。大宁盐则溯长江、岷江而运往成都。梓州是川峡四路最大的药市，诸路各种不同的药材、药品都集中到此交易，“货物山集，香溢市廛”，荆州、江南一带的商贾也到此收购，大量药材沿涪江、嘉陵江而下，东运出川。南宋时期，长江重庆段已是“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

知几”，嘉陵江也是“商贩溯嘉陵而上，马纲顺流而下”，两江水运一派繁忙景象。

元朝时期，四川经济凋敝，货源减少，川江航运日趋衰退。到了明代，四川经济有所恢复，川江木船已逐渐定型，沟通滇东北的永宁河也整治开通，四川长江、嘉陵江、岷江沿江水驿得以重新设置，川江航运逐渐复兴。整个明代以饷边粮运、易马川茶、东运蜀锦川丝及北运之大木为水运大宗。

进入清代，为适应川粮、川盐、滇铜、黔铅的调运和进一步沟通云贵与内地的联系，对川江、嘉陵江、岷江及其支流河道进行了整治，长江南岸的一些支流小河和金沙江也渐次开发通航。同时，四川境内长江流域的保宁（阆中）、顺庆（南充）、合州（合川）、绥定（达县）、绵州（绵阳）、潼州（三台）、遂宁、泸州、内江、资州（资中）、嘉定（乐山）、叙府（宜宾）等地逐渐成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城镇，沿江沿河的一大批城镇工商业普遍兴旺，商品流通日趋频繁，这就为清代川江航运的大发展，为重庆转口贸易的兴盛和川江航运枢纽地位的最后确立创造了条件。

雍正年间，川江的水运已相当繁忙。外运出川以川粮为第一大宗，据估计四川每年沿江东下的商品米粮约有150万石左右。重庆为四川粮船“换船总运之所”，城区上下的津渡大都为转运粮食的“米口”，嘉陵江沿岸的炭坝渡等16处津渡成为“米口”的就有9处，长江的溉澜溪等9处津渡则全为“米口”。外运川米主要来自嘉陵江流域的保宁、顺庆、潼川、绵州、绥定等府及川南的嘉定、叙州、泸州等府，顺江而下集中于重庆再外运出川，重庆是川米外运的集散地和转输港。

清代川盐年产量到乾隆年间达到1.6亿余斤，大量食盐运抵重庆，除在本地销售外，主要通过綦江、乌江运至贵州，也有部分运往川北西部销售。嘉庆以后，沱江流域逐渐成为新兴的产糖区，川糖除省内销售的外，主要沿长江经重庆转口到湖北一带。经重庆外运的滇铜、黔铅每年数额亦相当大，部分年间在数百万斤以上。另



外，大量的丝绸、夏布、山货、药材等传统外销品经重庆出口也有所增加。江浙、湖广一带的原棉、土布、苏广杂货等也运抵重庆，转销四川各地及云南、贵州，甚至于远销到缅甸北部一带。

乾嘉时期，重庆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重庆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集四方之物于一地，贩进卖出，这种转口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重庆城“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促进了重庆城市商业的兴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性移民，省外之民仅“大江拉把者”，“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城市已突破城墙限制，两江沿岸随水运而发展起来的街市有 15 厢之多，“濒江之家，编竹为屋，架木为砦，以防暴涨”；嘉陵江北岸，一个拥有万余人家的新城区——江北（厅）城已经出现。

嘉庆年间，重庆的运货木船已形成了大河、小河、下河二十余帮，大河即航行于重庆以上长江、岷江、沱江的船帮，有嘉定、叙府、金堂、泸富、合江、江津、綦江、长宁、犍富等 9 帮，小河即专航嘉陵江、涪江、渠江水运的船帮，有三峡、合州、遂宁、渠县、保宁、安居等 6 帮，下河则为运送于重庆以下直至两湖的船帮，计有长涪、忠丰、夔丰、归州峡内、归州峡外、宜昌、宜昌黄陵庙、辰（州）、宝庆、湘乡等 10 帮。据道光二十五年的一次不完全统计，仅下河各帮就有船 748 只，时大小三河各帮常年在渝船只约 2000 余只，“沿江上下数千里无业者募充水手，大艘四五十人，小亦不下二三十人”，充任水手者当在 4 万人左右。常年的货运进出量粗略估计应在 20~30 万吨左右。至迟到乾隆年间，重庆已成为一个水运极为繁盛、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商业都市。

嘉陵江及长江重庆以上段无疑是重庆水运和商业上的最重要的连接线，它沟通了重庆与其腹地间的直接和经济联系，将其丰富的物产和广大的市场纳入了重庆的商业范围。长江是重庆对外交往的主干，它将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各省连接起来，大大缩短了重庆与这